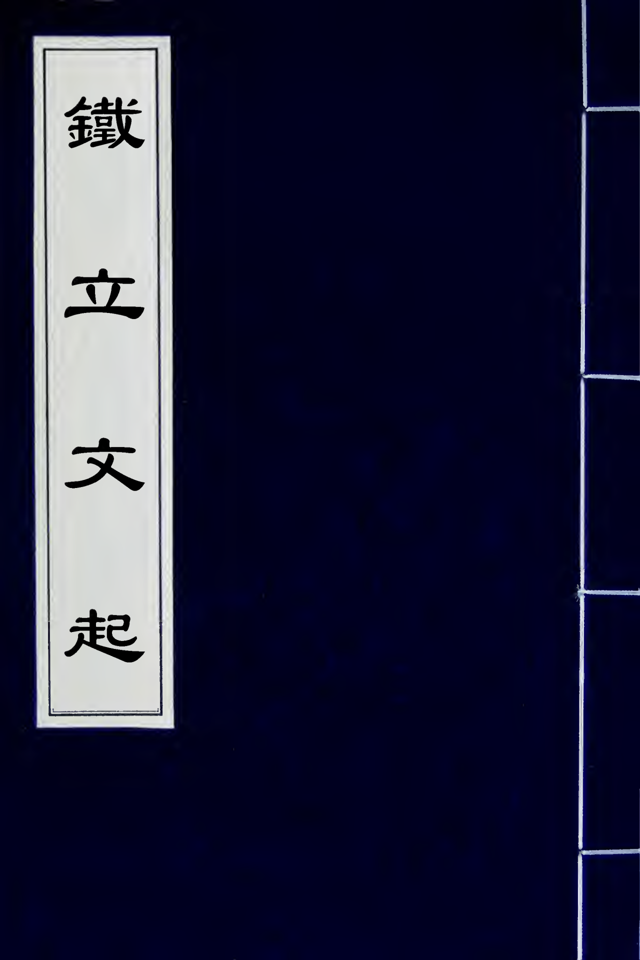

鐵立文起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六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墓誌銘　碑　碣　表

王懋公曰、墓誌表、始於漢。碣始于晉。碑之由來遠矣。逸雅云、碑、被也。此本王莽時所設、施其轆轤、以繩被其上、以引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書其上、後人因焉、故無建於道陌之頭、顯見之處、名其文就謂之碑、此說與諸家異。存以參觀。又墓碑碣表。或有銘。或無銘。誌與銘或兼有。或單行。此亦不可不知。

辨體曰、按檀弓曰、季康子之母死、公肩假曰、公室視豐碑註云、豐碑以木爲之、形如石碑、樹于槨前後、穿中爲轆轤、繞之繂、用以下棺、事祖廣記曰、古者葬有豐碑以窆、秦漢以來、死者有功業、則刻於其上、稍改用石、晉宋間始有神道碑之稱、蓋地理家以東南爲神道、碑立其地而名云耳。墓碣近世五品以下所用。文與碑同。墓表則有官無官皆可。其辭則多敘其學行德履。墓誌則直述世系歲月名氏爵里。用防陵谷遷改、埋銘墓記、與墓誌同。而墓記則無銘辭耳。古今作者、惟昌黎最高。行文敘事。面目首尾不再蹈襲。亢

碑碣表於外者文則稍詳誌銘埋於壙者文則嚴謹其書法則惟書其學行大節小善小長則皆弗錄觀其所作可見近世至有將墓誌亦刻墓前斯失之矣大抵碑銘所以論列德善功烈雖銘之義稱美弗稱惡以盡其孝子慈孫之心然無其美而稱者謂之誣有其美而弗稱者謂之蔽誣與蔽君子之所弗由也歟

王懋公曰吳文恪盛稱呂紫薇碑誌亦猶世人之見獨茅順甫謂碑誌當以歐陽永叔為第一最確蓋六一敘事得史遷法而韓不然固宜遜之至論墓之有銘

雖始于漢我嘗以爲其義與古人所銘通祭統云夫鼎有銘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別著之後世者也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惟賢者能之又曰銘者論譔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聲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共次皆己名次于先祖之下無所違于禮故曰順明示後世教也此在箴銘贊頌之銘中特其一端然而綦銘之意已盡于此所不同者自銘人銘之別耳其意之主于榮先固無彼此也

都辭奇兀此段大議論

論資筆銳

觀此則凡求銘於人與爲人作銘者皆宜謹重其事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可乎曾子固有言銘誌之著于世義近于史善人喜于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其有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故激勸之道與史近而亦有與史異者史于善惡無所不書銘則古之人有善而懼後世之不知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然則予以墓銘之義與古之銘彝冉冊通其說誠不誣而若南豐之謝歐公爲其祖銘與子瞻之謝張公方平爲其父銘皆言之反覆窮其中若有

不容已者豈徒然哉後之人仁孝之心亦可以油然而興矣

明辨曰、按誌者、記也。銘者、名也。古之人有德善功烈可名于世。沒則後人爲之鑄器以銘。而俾傳于無窮。若蔡中郎集所載朱公叔鼎銘是已。至漢杜子夏始勒文埋墓側。遂有墓誌。後人因之。蓋於葬者述其人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壽年卒葬日月。與其子孫之大畧。勒石加蓋埋于壙前三尺之地。以爲異時陵谷變遷之防。而謂之誌銘。其用意深遠。而于古意無害也。迨夫末流、乃有假手於文士。以謂可以信今傳後。而

潤飾太過者。亦往往有之。則其文雖同而意斯異矣。至論其題。則有曰墓誌銘。有誌有銘者是也。曰墓誌銘幷序。有誌有銘而又先有序者是也。然云誌銘而或有誌無銘。或有銘無誌者。則別體也。曰墓誌則有誌而無銘。曰墓銘。則有銘而無誌。然亦有單云誌而却有銘。單云銘而却有誌者。有題云誌而却是銘。題云銘而却是誌者。皆別體也。其未葬而權厝者。曰權厝誌。曰誌某殯。後葬而再誌者。曰續誌。曰後誌。沒于他所而歸葬者。曰歸祔誌。葬于他所而後遷者。曰遷祔誌。刻于蓋者。曰蓋石文。刻于磚者。曰墓磚記。曰墓

碑銘。昔于木版者。曰墳版文。曰墓版文。又有曰葬誌。曰誌文。曰墳記。曰壙誌。曰壙銘。曰槨銘。曰埋銘。其在釋氏則有曰塔銘。曰塔記。凡二十題。或有誌無誌。或有銘無銘。皆誌銘之別題也。其爲文。則有正變二體。正體惟敘事實。變體則因敘事而加議論焉。又有純用也字爲節段者、有虛作誌文而銘內始敘事者。亦變體也。若夫銘之爲體。則有三言、四言、七言、雜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其用韻。有一句用韻者。有兩句用韻者。有三句用韻者。三句一韻有前用韻而末無韻者、有前無韻而末用韻者。

有篇中旣用韻而章內又各自用韻者。有隔句用韻者。有韻在語辭上者。有一字隔句重用自爲韻者。有全不用韻者。其更韻有兩句一更者。有四句一更者。有數句一更者。有全篇不更者。皆雜出于各篇之中。難以例列。故今錄文致辨。但從題類。仍分正變。稍以職官、處士、婦人爲次。而銘體與韻則畧序之。

明辨曰、韓愈淸河張君墓銘、以微揭剖出折厲與爲韻。而行生淸兵明貞復自爲韻。乃隔句用韻體。如微行揭生剖名厲明與貞咀是也。蓋法兔罝魚麗等詩也。

王懋公曰、墓誌銘正如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歐陽

修、梅聖俞墓誌銘、變如韓愈樊紹述墓誌銘。按唐之古文、始于紹述、亦一奇士。韓爲作誌、故非泛叙誌銘之顚、備所誌、有銘。續誌後誌同。柳宗元續榮澤尉周君墓誌云、前誌、附太傅崔公祐甫作。祐甫既卒、而君尚未葬。故復續誌以書其緩葬之故云。墓誌蓋石文、既有墓誌、又有蓋石文也。柳宗元云、今之制、凡誌于葬者、琢飾石加蓋于其上、用附碑陰之義。假茲石而書焉。墓磚記、墓磚銘、同有記有銘、又有無記有銘者。墓版文、墳版文、同。壙銘、有誌有銘、又銘中有間答、使見亦一變體也。

辨體曰、劉先生夫人墓誌、載昭明文選、有銘辭無序。後昌黎亦有此體。

王懋公曰、昌黎有女孥壙銘。柳州有墓版無銘。又銘有雜言不用韻者、亦所當知。

凌約言曰、近世文士製碑、序終申以銘。猶大雄氏演法。義終宣以偈。多是檃括上文。不免。床上叠床之病。獨韓柳作銘。超然。以他語發揮之。不襲常格。

王懋公曰、近世之士、文而不慚。蔡邕云、吾為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為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夫求文者。使人不樂如此過矣。然則將如之何。曰一切詩文。心

所不欲替勿爲之而已。因附識於碑後。

辨體曰、韓退之曹成王碑文、不書卒葬年月、不書妻畧之也。蓋凡墓碑皆立在既葬之後、此碑之立、距王薨已二十五年、葬時已自有志。故此但書其大者耳。大者謂世系也、名字也。功業也。官位爵謚也。所宜詳焉。此墓碑之例也。

辨體曰、王介甫梅侍讀神道碑、序畧銘詩。蓋效昌黎劉統軍碑例也。

明辨曰、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而近世高廣各有等差、則制之密也。蓋葬者既爲誌以藏諸

幽。又有碑碣表、以揭於外、其爲體、有文有銘、又或有序。而其銘或謂之辭。或謂之系。或謂之頌。要之皆銘也。文與誌大畧相似。而稍加詳焉。故亦有正變二體。其或曰碑、或曰碑文、或曰墓碑、或曰神道碑、或曰神道碑文、或曰墓神道碑、或曰神道碑銘、或曰神道碑銘并序、或曰碑頌、皆別題也。至于釋老之塔、亦得立碑、以備擬乎品官、故或直曰碑、或曰碑銘、或曰塔碑銘并序或碑銘并序、亦別體也。若夫銘之爲體、雖不能如誌銘之備、而太畧亦相通焉。此不復著。

玉懋公曰、碑、正如漢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陳太

近碑。變如魏邯鄲淳曹娥碑。

明辨曰、按潘尼作潘黃門碣、則碣之作自晉始也。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爲文與碑相類。而有銘無銘。惟人所爲。故其題有曰碣銘、有曰碣、有曰碣頌、并序、至于專言碣而却有銘、或兼言銘而却無銘、則亦猶誌銘之不可爲典要也、其文有正變二體。其銘與讚亦與誌同。

王懋公曰、正如潘黃門碣。若柳宗元故御史周君碣。

則體之變也、

胡秋宇曰、近世史家修列傳。多據渠家墓誌。筆削成篇。然誌往往紀載溢美。擬類非倫。而史必因之。有世之下傳信不、刊。誰則證者。是以論、篤君子不敢阿所好。蓋慎之也。若柳子故御史周君碣、登之太史氏無忝矣。

明辨曰、按墓表自東漢始。安帝元初元年、立謁者景君墓表。其文體與碑碣同。有官無官皆可用、非若碑碣之有等級限制也、以其樹於神道、故又稱神道表、其爲文有正有變。錄而辨之、又取所表以附于篇、則

遡流而窮源也。蓋阡墓道也。

王懋公曰。表正。如歐陽修石曼卿墓表。又公有瀧岡阡表。路南北曰阡。

爲開之曰表。表者標也。標其行事尤卓卓者。使後之人共見之。宗仰無已也。

謚議

王懋公曰。謚出于行。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也。明制三品以下無謚。則私謚勢不容已矣。謚法之書不一。周公謚法。中多後人語。謂謚由於公不可。其後如蔡邕蘇洵楊侃之言亦多不確。今爲論文而及謚。則辨

體謚法謚議二條、並存非是、明辨獨存謚議、得之矣。
王懋公曰、謚法始于周、而除于秦。始皇曰、太古有號
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
君、甚無謂也、自今以來除謚法、朕夫祖龍愚矣、去謚
而以世稱、果能一世以至萬世否耶。古者以爲美謚、以
尊顯其辭者。然善行雖多。惟節取其大者、以尊其善。
故曰壹惠。惠、善也。蓋謚號爲人所定。故曰名生于人。
觀此、則可以自主者。自有實行在。又何畏乎人言。但
後从定謚。亦必不虛美、不隱惡、乃可以爲礪世摩鈍
之具。不然。謚亦有若無矣、雖除之可也。至論私謚。其

來已遠。隋王通歿、門人私謚之曰文中、稱其後者率
秋時、柳下惠卒、門人將誄之。此正欲定其謚耳。柳妻
謂二三子不如其知之深。乃曰夫子之謚宜爲惠。門
人遂從之。而黔婁先生死、其妻亦謂當謚之以康。則
是二老之謚。實定于内子。亦謚之一奇也。此即私謚
議矣。又何論近世門人朋舊之紛紛哉。徐伯魯以漢
蔡邕有朱公叔私謚議、而謂其事起于東漢。不亦後
乎。

辨僞曰、周禮、太史、喪事考焉、小喪賜謚、疏云、小喪卿
大夫也、卿大夫喪、君親制之、使太史往賜之、至遣之

日、小史往爲讀之、又按禮記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是則賜謚之制、實始于周焉、崇文總目、敘周公謚法一卷、又有春秋謚法廣謚等書、然皆漢魏以來儒者、取古人謚號增輯、而爲之也、宋仁宗朝、眉山蘇洵、嘗奉詔編定、乃取世傳周公謚法以下諸書、定爲三卷、總一百六十八謚、至孝宗淳熙中、浹漈鄭樵、復本蘇氏書、增損定爲上中下三等、通二百一十謚、爲書以進、大抵謚者所以表其實行、故必由君上所賜、善惡莫之能掩、然在學者亦不可不知其說、

辨僞曰按謚法云謚者行之迹大行受大名細行受
小名。白虎通曰、人行始終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明
別善惡。所以勸人爲善而戒人爲惡也、由是觀之、則
謚之所繫、豈不重歟、漢晉而下、凡公卿大夫賜謚必
下太常定議、博士乃詢察其善惡賢否。著爲謚議。以
上于朝、若晉秦秀之議何曾賈充、唐獨孤及之議苗
晉卿、宋鄧忠臣之議歐陽永叔、是也。當時雖或未能
盡從其言、然千百載之下讀其辭者。莫不油然興起
其好惡之心。嗚呼、是其所繫豈不甚重乎哉、至若近
世名儒隱士之沒、門人朋舊有私謚易名之議、蓋亦

不可不知云、

明辨曰、按禮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故行出于己、而名生于人、使夫善者勸而惡者懼也、天子崩、則臣下制謚于南郊、明受之于天也。諸侯薨則太子赴告于天子、明受之于君也。子不得議父、臣不得議君。故受之于天于君。若卿大夫則有司議而謚之、故周制、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秦廢謚法、漢乃復之。然僅施于君侯。而公卿大夫皆不得與。唐制、太常博士掌王公以下議謚。宋制、擬謚定于太常。覆于考功。集議于尚書省、其法漸密、故歷

代以來有帝后謚議臣僚美惡謚議而其體有四一曰謚議二曰改議三曰駁議四曰答駁議今制雖設太常博士然不掌謚議大臣沒其家請謚則禮部覆奏或與或否惟上所命與則內閣擬四字以請而欽定之皆得美名初無惡謚以示懲戒而謚議遂廢至于名臣處士法不得謚則門生故吏相與作議而加私謚焉其事起于東漢至今相沿不絕亦可見古法之不盡廢于今也故並列私謚云

王懋公曰謚議如唐獨孤及苗晉卿謚議改議駁議如唐李邕駁韋巨源謚昭議答駁議如唐獨孤及答

厥鄧駁呂誣謚議私議如漢蔡邕朱公叔私謚議然爲駁議者文欲明白痛快能如柳柳州之駁復仇議則善矣

王懋公因記日生名死謚周道也後人謂謚自周公始當矣或謂黃帝實作謚法非是至于謚欲勸懲天下非美惡兼舉以寓春秋褒貶之義不可而謚至有明有美無惡何哉若夫謚當一字二字非古則唐人之重議呂誣謚甚確但謂舜禹等字皆謚則又謬觀書稱舜與呼禹之呼便見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七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四六類

啓

王懋公曰、四六之體。始於連珠。至於啓則書記之類。有大啓。有小啓。或謂自下達上之詞。不知乎交用啓者甚衆。泥則非。漢避景帝諱而無啓。不待言矣。其後有散文。有四六。猶表之在漢晉。與唐宋絕異。自專尚儷偶。而其格卑矣。然亦未可概論。如宋播芳大全上

史丞相啓。則。絕。大。手。筆。不。得。作。四。六。觀彼小言詹詹者當。望。而。却。走。矣。○啓在近世特盛。甚至另爲一書單。行。要。惟。有。別。才。別。趣。乃。可。擅、場。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儷語中尤急須此振靡之手。或、曰、任昉奉答勑示七夕詩啓、啓述謙讓之懷、紹前後之轍、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表忠靖之風。悲宿草之莽。固六朝之妙筆也。言。簡。意。長。唐啓則。工。麗。似。賦。矣。宋啓自歐蘇爲之。韻。悠。辭。逸。筆。豈。閒。有。行。雲。流。水。之。趣。則又勝於前賢矣。其法先敘事、次入題、末陳所言點、

帳詞

王楙公曰、帳詞全尚四六。多用之于慶賀。亦啓類也。太上隱者詩云、城市多囂塵。還山弄明月。此等題有此風致。應稱文中之仙。

上梁文

王楙公曰、宋葉愛日齋叢抄、吳氏漫錄考其所始云、後魏溫子升有閶闔門上梁祝文。弟不若今時有詩語也。論此體者、多不能窮源。爰表之以見六朝餘韻、至于近代作法。文皆四六。起用伏以中列六詩。詩後則用伏願起。其詩七言。隨東南西北上下六字之韻

而爲之。如上梁東、即用東韻。他皆做此。詩三句。首句用韻。次句不用。末句用韻。其平仄。首末二句同。而中否。如首用平仄平。則中用仄平仄。而末又用平仄平。首用仄平仄亦然。如朝鮮女子許景樊、廣寒宮玉樓上梁文、可謂非想非非想。而又八歲時作。何乃一至于此。疑其前身爲月中人。

明辨曰、上梁文者、工師上梁之致語也、世俗營構宮室、必擇吉上梁、親賓裹麫、雜他物稱慶、而因以犒匠人、於是匠人之長、以麫拋梁、而誦此文以祝之、其文首尾皆用儷語、而中陳六詩、詩各三句、以按四方上

下。蓋俗體也今錄之以備一體、

沈石夫曰、文以雅上、此直近于俚矣、然黃豐肯修、蓋英宗神御殿、安石亦嘗有作、則此亦詞臣不免。非若樂語口號上碑諸體之可槩刪也、若夫道場榜文青詞募緣疏、種種外道、雖工弗錄、

樂語 音岳

王慈公曰、坡仙集、樂語數篇、皆四六致語也。似、偃、表。似、小、啓。或以上進。或以平交。其寒食宴提刑致語、風致翩爾。差强人意。○樂語卽坡公亦未極其致文章一事。真不易言。柰何輕視之。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八

栁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炘偉士　參訂

韻文類

頌

王懋公曰、禮少儀云、頌而無諂諂此作頌法也。至論後世之頌。源於詩之三頌。誰不知之。然而三頌正不容無辨。予覩史遷有言、宋襄公之時。修行仁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而孔子世家又云、正考父佐戴武宣公。及

以宋譜系考之。則宣公之後。凡歷數君而後至于襄。子長不亦自相矛盾耶。有謂戴公時。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庶幾得之。必如襄公時云云。是周魯之頌。在前。而商頌。其後出矣。至于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或謂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因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乃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此頌體正變所由分也。漢宣帝時、王褒頌聖主得賢臣、雖爲散文而已。邈于排偶、不足法。惟元次山大唐中興頌序。簡潔可喜。而于餘叢二字又辨別

不少假借。大有董狐筆意。亦可謂變體中之矯矯者矣。

王懋公曰、王元美謂頌即四詩之一。贊箴銘哀誄皆其餘音也。附之於文。吾有所未安。予謂推而言之。賦亦詩六義之一。今已入文類矣。何獨不安於頌。世既曰頌曰賦。則亦賦其文頌其文而已。雖然。此意不可執。而其說亦不可不存也。

辨體曰、詩大序曰詩有六義、六曰頌、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嘗考莊子天運篇稱黃帝張咸池之樂、焱氏爲頌、斯蓋寓言耳、故頌之名

實出于詩。若商之那、周之淸廟諸什。皆以告神。爲頌、體、之、正。至如魯頌之駉駜等篇。則當時用以祝頌僖公。爲頌、之、變。故先儒胡氏有曰、後世文人獻頌。特效魯頌而已。文心雕龍云、頌須鋪張揚厲。而以典雅豊縟爲貴。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愼如銘。而異乎規諫之域。諒哉。

明辨曰、後世所作頌、皆變體也。其詞或用散文。或用韻語。又有哀頌。則任昉所稱漢張紘初作陶侯哀頌者是已。劉勰云、頌之爲體、典雅淸鑠。揄揚汪洋。詳味斯言、可以得作頌之法矣。

王懋公曰、散文如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韻語如楊雄趙充國頌。

箴

辨體曰、按許氏說文、箴、誡也。商書盤庚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蓋箴者規誡之辭。若鍼之療疾。如醫者以鍼石刺病故以為名。古有夏商二箴、見于尚書大傳、解呂氏春秋而殘缺不全、獨周太師辛甲、命百官官箴王闕。而虞氏掌獵。故為虞箴。其辭備載左傳。後之作者蓋本于此。東萊云、凡作箴、須用官箴王闕之意。箴尾須依虞箴獸臣司原敢告僕夫之類。大抵箴銘贊頌雖

或均用韻語。而體不同。箴是規諷之文。須有警戒切劘之意。有志于文辭者不可不之考也。

明辨曰。有所諷刺而救其失者謂之箴。虞人一篇。備載于左傳。於是揚雄倣而爲之。其後作者相繼。而亦用以自箴。故其品有二。一曰官箴。二曰私箴。大抵皆用韻語以垂警戒。

銘

辨體曰。按銘者。名也。名其器物以自警也。漢藝文志。稱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然亡其辭。獨大學所載成湯盤銘九字。發明日新之義甚切。迨周武王。則凡几席

觴豆之屬無不勒銘以致警戒厥後又有稱述先人之德善勞烈爲銘者如春秋時孔悝鼎銘是也又有以山川宮室門關爲銘者若漢班孟堅之燕然山則旌征伐之功晉張孟陽之劍閣則戒殊俗之僭叛其取義又各不同也傳曰作器能銘可以爲大夫陸士衡云銘貴博約而溫潤斯蓋得之矣

明辨曰劉勰云觀器而正名故曰銘者夏商鼎彝尊卣盤匜之屬莫不有銘而文多殘缺獨湯盤見於大學而大戴禮備載武王諸銘其後作者寖繁蓋不但施之器物而已然要其體不過有二一曰警戒二

日祝頌。又有碑銘、墓碑銘、墓誌銘、不並列于此云。王懋公曰、武王器物銘十七首之外。周又有金人銘。墓黃銘。宋正考父有鼎銘。在孔悝前。漢有荀銘。滿紂銘。座右銘。轍銘。李尤有井銘。唐有甲銘。笏銘。石擣銘。宋有廟銘。近若徐文長青牘銘。亦佳。然予喜其痛快而惱其淺露。不能耐人思索。謬謂武王銘。有一二字稍似題者。有絕不與題相涉者。讀之愈覺其妙。即極切題者。亦自語意。合諸深遠。凡銘語似當如此。

贊

王懋公曰、贊之文。以四言爲句。常也。亦有三字句者。

[illegible]

又有五言。始于六朝。又或用長短句。亦不可不知。至史記傳末。雖有評斷。猶左氏之君子曰。並無論賛之名。後人妄以贊字加之。遂令至今相沿不改。

辨體曰、按贊者、贊美之辭。文章緣起曰、漢司馬相如作荊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曄更以韻語、唐建中中試進士、以箴論表贊代詩賦。而無頌題。迨後復置博學宏詞科、則頌贊二題皆出矣。西山云、贊頌體式相似、貴乎贍麗宏肆、而有雍容俯仰頓挫起伏之態。乃為佳作。大抵贊有二體。若作散文。當祖班氏史評。若作韻語。當宗東方朔畫

像贊。金樓子有云、班固顧學尚云贊頌相似、詎不信然。

明辨曰、贊字本作讚、其體有三。一曰雜贊。意專褒美。若諸集所載人物文章書畫諸贊是也。二曰哀贊。哀人之沒而述德以贊之者是也。三曰史贊。詞兼褒貶。若史記索隱、東漢晉書諸贊是也。劉勰有言、贊之爲體、促而不曠。結言于四字之句。盤桓于數韻之辭。其頌家之細條乎。可謂得之矣。至其謂班固之贊、與此同流、則余未取以爲然也、蓋皆取而玩之、其述贊也。名雖爲贊。而實則評論之文。其敍傳也。詞雖似贊。而

實則非序之謂。安得藉謂之贊而無辨乎。

王懋公曰雜贊如魏王粲正考父贊。哀贊如漢蔡邕議郎胡公夫人哀贊。史贊如范曄後漢書光武紀贊。

連珠

王懋公曰、連之爲言貫也。珠則有取於珠圓玉潤之意。凡論文只在顧名思義。知其義則知所以爲文矣。

辨體曰、按晉傅玄云、連珠興于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亦嘗受詔作之。蔡邕張華又皆廣焉、考之文選、止載陸士衡五十首、而曰演連珠、言演旨義以類之也、大抵連珠之文、穿貫事理。如珠在貫。其辭麗。其言約。

不直指事情、必假物陳義以達其旨、有合古詩風興之義。其體則四六對偶而有韻。自士衡後、作者盖鮮。洪武初、宋王二老有作、亦如士衡之數。今錄之以爲嗜古者之助、且以著四六對偶之所始云。

明辨曰、按連珠者、假物陳義以通諷諭之詞也。蓋楊雄綜述碎文、肇爲連珠、而班固賈逵傅毅之流、受詔繼作、傅玄乃云興于漢章之世、謬矣。其體展轉、或二或三。工于此者、必使義明而辭淨、事圓而音澤、否則惡能免于劉勰之嘲耶。

篇

王懋公曰詩類有篇而文亦有之如楊升菴無悶篇是已此雖用韻而終不得目之爲詩蓋與歌行自殊庭也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九

栁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倬士　參訂

賦通論

王懋公曰、賦之爲物、非詩非文、體格大異、而人之好惡亦不能同。如漢宣帝謂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者辨麗可喜。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而宋胡安定、自慶歷中、教學于蘇湖二十餘年、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踈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

事。如遇防水利之類。凡此皆點賦之說也。若夫觀千劍則能劍。說千賦則能賦。非深嗜篤好。何以至此。蘇玉局道陳傳道書、謂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聖俞昔嘗如此。詩固有之。雖賦亦然。知不得以浮慕而擷摘明矣。爰爲從事此道者詳論列焉。

王懋公曰、昔人以賦爲古詩之流、然其體不一。而必以古爲歸。猶之文必以散文爲歸也。顧、均、之、爲、古、賦。而、正、變、分、焉。大抵辭賦窮工。皆以詩之風雅頌賦。比。興。之。義。爲。宗。此如山之祖崑崙。黃河之水天上來也。

故論賦者亦必首律之以六義如得風雅頌賦比興之意則爲正反是則爲變若以古賦而閒流於俳與文亦變體也入韻律賦盛於開元之世以其時節以詩賦取士故也此皆諸賦正變之所由分不可以不辨而晉皇甫玄晏乃僅以美麗爲言則亦淺之乎其論賦矣

王懋公曰賦有古俳文律大小諸體之分固截然無容溷至于古今作者之概則合王裘二家之論是以括之由瑯琊之說則作賦甚難然吾以其言難而又見其易由公安之說則作賦甚易然吾以其言易而

又見其難盧次楩賦畧序云予得盧柟古詩歌行讀而小異之至讀諸賦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三閭家言忠愛悱惻怨而不怒悠然詩之風哉長卿務以靡麗宏博旁引曲喻其要歸卒澤于雅于雲謂之從神化來耶然自東京以下蔑如也諸儒先生號各能文章家柰何耶其所論著而姑詘之以爲賦若茲乎哉郎盧生所就幽鞠放抑凡三十餘篇其槪不得離泮筏而上之然而大指可諷也窮天地之紀采人物之變與天喬走飛之態經緯臚列假二三能言之士如宋玉景差者嬋媛于左徒（屈原爲楚懷王左徒）之門嘗其先榛

而室哉。與江長洲書云。近日讀古今名人詩賦始知蘇子瞻歐陽永叔輩。見識真不可及。夫物始繁者終必簡。始晦者終必明。始亂者終必整。始艱者終必流飛痛快。其繁也。晦也。亂也。艱也。文之始也。如衣之繁複。禮之周折。樂之古質。封建井田之紛紛擾擾是也。古之不能為今者勢也。其簡也。明也。整也。流飛痛快也。文之變也。夫豈不能為繁為亂為艱為晦。然已簡安用繁。已整安用亂。已明安用晦。已流飛痛快安用敖牙之語。艱深之辭。譬如周誥大誥多方等篇古之告示也。今尚可作告示否。毛詩鄭衛等風古之淫詞

媟語也。今人所唱銀柳絲掛鍼兒之類。可一字相襲否。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搴古者也。亦勢也。衆在之賦。稍異楊馬。至江淹庾信諸人。抑又甚矣。唐賦。最明白簡易。至蘇子瞻直文耳。然賦體日變。賦心語。工。古不可傚。今不可步。若使今日挑筆。機軸乞爲不同。何也。人事物態。有時而更。鄉語方言。有時而易。事。今日之事。則亦文今日之文而已矣。盧柟諸君。不知賦爲何物。乃將經史海篇字眼。盡意抄謄。謬謂復古。不亦大可笑哉。嗟夫。以一人之所爲文。而論皆或登之于天。或推之于淵。豈果文無定論乎。予謂諸作

若流才不大不可文不真不可要未有無大才而能爲真文者故賦非畏難就易者可假借且賦心真可也不工不可也彼有俳韻未除而輕言風雅是野狐禪亦真可以成佛作祖耶

玉鳳洲曰作賦之法大抵須包蓄千古之材牢籠宇宙之態其變幻之極如滄溟開晦絢爛之至如霞錦焬灼然後徐而約之使指有所在若汗漫縱橫無首無尾不知結束之妙又或瑰偉宏富而神氣不流動如大海乍涸萬寶雜厠皆是瑕璧有損連城然此易耳惟寒儉率易十室之邑借理自文乃爲害也賦家

不患無意患在無蓄不患無蓄患在無以運之

王懋公曰黃雲孫謂文筆易工賦心難學此亦說

雖然有長于文而短于賦者司馬遷是也有長于賦

而短于文者司馬相如是也天下事何可以概論

王懋公曰賦有情與詞理之別毛詩稱賦皆發于情

而理與辭自赴之所以不可及嚴氏論詩謂有別趣

非關理也東坡前赤壁賦自變者而觀之自不變者

而觀之李溫陵塗林以為正好發揮可借說理且

謂俗氣甚此雖無得于蘇而亦後之學賦者所當知

文章精義曰賦有辭到者于瀟灑堆是也有理到

[illegible]

者。天房觀乳泉是也。

揚子雲曰、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勸相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有飄飄淩雲之志

都穆氏南濠詩話曰、六經如詩書春秋禮記、所載無非實事。自騷賦之作、興託爲漁父卜者。及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而文詞、始、多、漫、語。其言悉出於莊子。莊子一書、大抵皆寓言也。

精義曰、賦設問答。如西都賓東都主人之類。至于膽後把菊賦起句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稱太守、便自風采百倍。

王懋公曰、賦有以七言絕句起者。此須來得有迅不可遏之勢。如雷轟電掣。方佳。賦後有詩。如班孟堅西都賦、後有明堂辟雍靈臺寶鼎白雉五詩是也。此亦一體。不可不知。

祝氏堯曰、古今作歌。莫非以騷為祖。他有評曰重曰少之類。即是亂辭。中間作歌。如前赤壁之類。用倡曰少歌曰。體賦尾作歌。如齊梁以來諸人所作。用漁父體。

辨體曰、所謂少歌倡亂。皆是樂歌音節之名。○總章之成。撮大要以為亂辭。

或曰、賦有所謂系曰。系者、繫一賦之意也。

王懋公曰、凡作亂辭。必別有言語。與前不同。得首尾。牽頭更進之法。方爲盡善。若徒就前說而想作數句。又何取于亂。

古賦

明辨曰、離騷遠遊招魂。及九歌九章九辯。實爲古賦之祖。卜居文賦之祖也。

王懋公曰、我以屈原爲賦之聖。或以推司馬長卿、諸矣。

辨體曰、按賦者古詩之流。漢藝文志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必稱詩以喻意。春秋之後、聘問歌咏

不行於列國、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荀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諷。其後宋玉唐勒、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辭。而風諭之、義、沒、矣。逮近世祝氏著古賦辨體。因本漢志之言而斷之曰、屈子離騷、卽古賦也。古詩之義、若荀卿成相佹詩是也。然其所識、則以離騷爲首。而成相等勿錄。尚論世次。稍在荀後。而相佹詩、亦非賦體、故今特附古歌謠後。而仍載楚詞于古賦之首。蓋欲學賦者。必以是爲先也。宋景文公有言、離騷爲辭賦祖、後人爲之。如至方不能加矩。至圓不能過規。信哉。

明辨曰、按詩有六義、其二曰賦、所謂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古者君臣交接鄰國、揖讓之時、必稱詩喻意、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如晉公子重耳之秦、秦穆公饗之、賦六月、魯文公如晉、晉襄公饗公、賦菁菁者莪、鄭穆公與魯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魯穆叔如晉、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之類、皆以吟咏性情、各從義類。故情形于辭、則麗而可觀、辭合于理、則則而可法。楊雄所謂詩人之賦麗以則者是已。春秋之後、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士失志之賦作矣。屈原宋玉楚辭是也、楊雄所謂詞人之賦麗以淫者、正指此也、

然自今而觀、楚辭亦發乎情。而用以爲諷。實兼六義、而時出之。辭雖太麗而義尚可則。趙人荀況遊宦于楚考其時在屈原之前、所作五賦、工巧深刻、純用隱語。君子蓋無取焉。兩漢而下、賈生以命世之才。俯就騷律。非一時諸人所及。他如相如長于敘事而或昧于情。揚雄長于說理而或畧于辭。至于班固、辭理俱失。若是者何、凡以不發乎情耳。然上林甘泉極其鋪張。終歸于諷諫而風之義未泯。兩都等賦、極其眩曜。終折以法度。而雅頌之義未泯。長門自悼等賦、緣情發義。托物興詞。咸有和平從容之意。而比興之義未

然故君子猶有取焉。以其爲古賦之流也。三國兩晉以及六朝、再變而爲俳。唐人又再變而爲律。宋人又再變而爲文。夫俳賦尚辭而失於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妙趣。不可以言則矣。文賦尚理而失於辭、故讀之者無咏歌之遺音。不可以言麗矣。至於律賦其變愈下。始於沈約四聲八病之拘。中於徐庾隔句作對之陋。終於隋唐取士限韻之制。但以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而情與辭皆置弗論。故今分爲四體。一曰古賦。二曰俳賦。三曰文賦。四曰律賦。

王懋公曰、楊子麗淫之說、但指宋玉景差唐勒枚乘

辭非爭坐屈原也明辨誤矣觀楊子或問自知之蘇子瞻曰楊雄好爲艱深之詞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彫蟲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于賦何哉終身彫蟲而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蓋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彫蟲乎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雄之陋如此比比者甚衆……

王懋公曰古賦如漢司馬相如長門班倢伃自悼擣素張衡思玄晉潘岳秋興唐柳宗元夢歸漢禰衡鸚

鵠。魏王粲登樓。晉孫綽遊天台山。漢揚雄甘泉。以上
正體而俳體間出於其中。宋蘇軾屈原廟。漢司馬相
如子虛上林。班固兩都。晉潘岳籍田。以上變體而流
于文賦之漸。俳賦如晉陸機文賦。宋鮑照蕪城。謝惠
連雪賦。謝莊月賦。鮑照野鵝。顏延之赭白馬。鮑照舞
鶴。文賦如漢揚雄長楊。唐杜牧阿房宮。宋蘇軾前赤
壁。律賦如唐韓愈明水。宋王曾有物混成。秦觀郭子
儀單騎見虜之類是也。

俳賦

明辨曰。自楚辭有製芰荷以爲衣。集芙蓉以爲裳等

句。巳類俳語。然猶一句中自作對耳。及相如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等句。始分兩句作對。而俳逐甚焉。後人做之。遂成此體。

王懋公曰、吳香爲云、嚴子羽曰、學詩須先讀楚辭。紉秋蘭以爲佩。蘭可紉乎。駕飛龍以爲車。龍可駕乎。荷衣蓉裳。亦作如是觀。因附論于此。

文賦

明辨曰、按楚辭卜居漁父二篇、巳肇文體。而子虛上林兩都等作、則首尾是文。後人做之。純用此體。蓋議論有韻之文也。

朴氏希恩詩文波談曰、騷之後有賦、賦之後有文賦、亦恥相襲也。

律賦

辨體曰、律賦起于六朝。而盛于唐宋。凡取士以之命題、分篇限以八韻而成。要在音律諧協、對偶精切爲工。迨元氏場屋。更用古賦。由是學者棄而弗習、今錄一二以備其體云。

明辨曰、六朝沈約輩出、四聲八病之拘。而俳、遂、入於律。徐庾繼起、又復隔句對聯以爲四六。而律益細焉。隋進士科、專用此體。

宋玉栐氏燕翼貽謀錄曰、國初進士、詞賦押韻、不拘平仄次序、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進士律賦、平仄次第用韻。而考官所出官韻、必用四平四仄、詞賦自此整齊。讀之鏗鏘可聽矣。華無技月、凡應試之賦、其體格便覺拘束、而少天然之韻致。故文苑英華中賦最多、不欲多錄。

大賦

王懋公曰、賦自古併文律之外。又有大小之名從何始耶、昔宋玉大言賦云、方地爲車。員天爲蓋、長劍耿介。倚乎天外、小言賦云、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腦。

切幾肝。此特其所言者。有大小之分耳。後人分爲大小。蓋分之于其題也。或謂宋玉對楚王問爲小賦之始。謬甚。此乃問對之文。與賦何預。

或日、大賦如子虛南京三都、郭璞江賦、木華海潮賦、等類是也、學者博極羣書。方得選材豪富、招開萬古。方得標旨空曠。多設問難。方得變化開闊之法。

小賦

或日、小賦如賈誼弔屈原鵩賦、庾敳意賦、束晳風賦、王褒簫笛諸賦、晉魏六朝後學節席就賦是也、機敏才捷。思巧文妍。措譽席談矣、

王懋公曰、歐文忠有鳴蟬賦、王守溪云、大凡作此小賦、畧靠在人事上說、說道理方說得有去處、且覺艷麗動人、不然、一蟬之微、有何可說、縱說亦無味了、此論能開後來無限法門、又如陸龜蒙參陵總記、張伯長于小賦、氣宏而節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數語尤令人歎絕。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十

栖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論歷朝賦

皇甫謐曰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昔之爲文者非苟尚辭而已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

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六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至於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詞賦作焉、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然、辭義可觀、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恢誕皆大也、言不副實、但為空大）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廈接檻、不容以居

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鮮集。皆近代辭賦之偉也。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非方之物、謂所述非其地所出、長卿上林言盧橘夏熟、揚雄甘泉言玉樹青葱之類。）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搆之士。（祖者、宗習之謂也。搆、作也。）雷同影附、流宕忘反。（宕、過也。）非一時也。

王懋公曰。統觀古今賦有五失。有以艱深失之者。有以淺陋失之者。有以直訛失之者。有以不能定宗失之者。有以不知詩教失之者。王元美論賦、明白條易。

便乘厥體又曰勿令不讀書人易竟極其流弊必至于艱艱深晦而後已不知古人非故示人以難也苟稚川曰古之著書者才大思深故其文隱而難曉今人意淺力近故其文露而易見故水不發崑崙則不能揚洪流以東漸書不出英俊則不能備致遠之弘韻焉然則古人雖有隱而難曉之文一出于自然猶之龍翔雲附虎嘯風生其勢然也今人以艱深之詞文淺近之意尚得謂之文哉宋晦菴嘗謂楚辭平易後人學做者反艱深都不可曉此其失之者一也樂天爲詩必老嫗能解而後存所以白俗識並元輕揚

子雲曰、五百年後必有知者、仍不爲此、亦何至以嫌人爲詩文之知已有人問考亭、尚選焚舟決勝賦甚淺陋曰文選齊、梁間江、總之徒賦、皆不好了此其失之者一也記曰、天地之道、一言而盡、此談理之宗而非作文之法千里江陵一日還何若曲而有直體之爲勝乎南軒張氏論作詩不可直說破須如詩人婉而成章楚辭最得詩人之意如言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思是人也而不言則思之之意深而不可以言語形容若說破如何思如何思則意味淺矣此其失之者一也或問紫陽司馬相如賦似作

之甚易曰然又曰林艾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者揚子雲班孟堅只填得他腔子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張平子竭盡氣力又更不及子雲若以長卿爲賦之聖則後之作賦者求宗長卿可矣今觀其賦惟有長門以意勝他若子虛上林特靡麗無情之詞而已聖于賦者顧如是乎林之所謂聖者特以其不勞而就而餘子皆不能也就如佛聖亦別之于忘而已必如所云古賦須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然後得之使人就趣乎詞而賦之體製矣此其失之者一也三百之詩所以治性情教忠孝賦何獨不然

評賦開卷知從賢人者命

陸象山曰、詩之學尚矣。原于賡歌、委于風雅。風雅之變、壅而溢者也。湘纍之騷、又其流也。子雲長揚之賦作、而騷幾亡矣。彭澤一源、來自天稷、與衆殊趣、而淡薄平藝、玩嗜者少。杜陵之出、愛君悼時、追躡騷雅、而才力宏厚、偉然足以鎮浮靡。予謂賦家有陶之性情、杜之忠愛、而後與詩教合。不然、直彫蟲耳。何以賦爲。此其失之者一也。嗟夫、昔人稱山谷詩之老、工部詩之忠、予亦謂騷頗楚國、係心懷王、眞均賦之心。長卿徒以包括宇宙、總覧人物、當賦心來矣。故無左徒之忠、而徒以賦鳴、君子所不許。

楚賦

辨體曰、祝氏曰、按屈原爲騷時、江漢皆楚地、蓋自王化行於南國、漢廣江有汜諸詩、已列于二南十五國風之先。風雅既變、而楚狂鳳兮、滄浪孺子之歌、莫不發乎情。止乎禮義。猶有詩人之六義。但稍變詩之本體。以兮字爲讀。音豆遂爲楚聲之萌蘖也。原最後出、本詩之義以爲騷、然蓋兼詩六義、而賦之意居多但世號楚辭、不正名曰賦。然自漢以來賦家體製大抵皆祖原焉。又按晦菴曰、凡其寓情草木。託意男女。以極遊觀之適者。變風之流也。敘事陳情。感今懷古。不忘君臣之義者。

變雅之類也其語事神歌舞之盛則幾乎頌矣至其爲賦則如騷經首章之云比則如香草惡物之類興則託物興詞初不取義如九歌沅芷澧蘭以興思公子而未敢言之屬也但詩之興多而比賦少騷則興少而比賦多賦者要當辨此而後辭義不失古詩之義矣

馮開之評離騷曰攬其菁華如微雲染空映手欲去玩其瑤實將青春無主移人愈深

明辯曰按楚辭詩之變也厥後宋玉繼作並號楚辭自是辭賦家悉祖此體故今列屈宋諸辭于篇而自

漢至宋凡倣作者附焉、其他曰賦曰操曰文、則各見本類、

楊子雲曰、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淫誇誕過實之辭無節不正）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

或曰、宋玉變騷而為賦、婉、約、風、流、上不乖諷諫之旨。下能善藏身之道。蓋深於道德功名之際者、而獨以文見如高唐神女諸篇是也

漢賦

辨體曰、祝氏曰、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

賦麗以淫。夫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辭雖麗而義可則。至詞人之賦、則辭極麗而過于淫蕩矣。蓋詩人之賦、以其吟咏性情也。騷人所賦有古詩之義者、亦以其發于情也。其情不自知而形于辭、其辭不自知而合于理。情形于辭、故麗而可則。辭合于理、故則而可法。如或失于情、尚辭而不尚意、則辭無興起之妙、而於則也何有。又或失于辭、尚理而不尚辭、則無咏歌之遺、而於麗也何有。二十五篇作。屈原之騷、無非發于情。故其辭也麗、其理也則、而有賦比興風雅頌諸義。漢興、專取詩中賦之一義以爲

賦。文取騷中贍麗之辭以爲辭。若情若理有不服及。故其爲麗也。與乎風騷之麗而則之與淫遂判矣。古今言賦、自騷之外、咸以兩漢爲古、蓋非魏晉以還所及。心乎古賦者、誠當祖騷而宗漢、去其所以淫而取其所以則。庶不失古賦之本義云。

或曰、賈生弔屈、所謂通人蒙士之筆。不窮辭極思。然亦自爽俊。賈生用世才。所爲賦、自成一家。

蘇子贍曰、列仙之隱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始四果人也。而相如鄙之、作大人賦、不過欲以侈言廢武帝意耳。夫所謂大人者。相如。孺子。何足。以知之。若賈生

鵬鳥賦、真大人者也。

辨體曰、祝氏曰、長門賦、以賦體而雜出于風比興之義。其情思纏綿、敢言而不敢怨者、風之義。篇中如天飄飄而疾風、及孤雌跱于枯楊之類者、比之義。上下蘭臺、遙望周步、援琴變調、視月精光等語、興之義。蓋六義中、惟風與二義、易發于情、最爲動人、而能發人之才思。長卿之賦甚多、而此篇最深出者、有風興之義也。故聽翁稱此文古妙、常以長卿之于虛上林、較之長門、如出二手。三賦尚辭、極其靡麗、而不本于情、終無深遠意味。長門尚意、感動人心、所謂情動于中

而形于言、雖不尚辭而辭亦在意之中。由此觀之賦家果可尚辭而不尚意乎。尚意則古之六義可兼是所謂詩人之賦而非後世詞人之賦矣。

沈鶴山曰、長門賦、哀怨悲涼。開千古閨思之祖。

王懋公曰、子虛大人、史遷譏其靡麗多誇。予謂即此。四字已盡長卿生平之賦。王弇州稱爲賦之聖、造體極玄、使子長聞之。當掩口而笑矣。

王懋公曰、韓子論文、貴自樹立。可稱卓識。康德涵謂古人作文、皆有依倣、相如大人賦、全用𢓲乎遠遊中語、予謂以此勝杜撰家則可而必援以爲訓。獨不曰

前無古人乎、癒過矣。
王懋公曰、或謂子虛上林、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所以不可及。予獨喜倪正父謂賦無異直誇多鬭靡、如魚龍變衍、欲不可極、使人動心駭目。最爲知言矣。
辨體曰、祝氏曰、子虛上林、雖曰兩篇、實則一篇也。賦之問答體、其原自卜居漁父來、厥後宋玉輩述之、至漢而此體遂盛、此二賦及兩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蓋又別爲一體、首尾是文、中間乃賦、世傳旣久、變而又變、其中間之賦、以鋪張爲靡、而專于辭者、則流爲

齊、梁、唐初之、俳體。其首尾之文、以議論爲俊、而尊于理者、則流爲、唐末及宋之、文體。性情益遠。六義漸盡。然此等鋪敘之文。雖遠于情。猶足賦之本義。若施之臺閣。深爲得體。故必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辭夸。取風雲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綵繪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則詞人之賦吾既盡之、然後自賦之體而兼取他義。當諷刺則諷刺而取之、風當援引則援引而取諸比。當假托則假托而取諸興。當正言則正言而取諸雅。當歌詠則歌詠而取諸頌。則詩

人之賦吾又兼之矣、
鍾伯敬曰、文各有體、體各有宜、子虛賦體也、其節音艱滯。字句繁複處、讀之俱不厭、而末章曲終奏雅、反覺索然聽然。所謂儒冠而胡服也。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其友人盛覽、字長通、牂牁名士、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覽乃作合組

歌列錦賦而退、終身不復敢言作賦之心矣、

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為之、諺曰、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茅鹿門曰、長卿賦多為瑰瑋奇崛。再變矣。特擬蜀父老諫獵書絕佳。

王懋公曰、歸安盛稱擬蜀諫獵、亦未確、弇州謂長卿以賦為文、故難蜀封禪、綿麗少骨、最為得之。

明辨曰、宋朱熹曰、晁補之以為班倢伃自悼賦詞甚古而侵尋于楚人、非特婦人女子之能言者、是固然

矣。至其情雖出于幽怨。而能引分以自安。援古以自慰。和平中正。終不過于慘傷。又其德性之美。學問之力。有過人者。則論者有不及也。

王懋公曰、史稱揚雄嘗好辭賦、先是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嘗擬之以爲式、又謂屈原文過相如。此一語殊確。今特表之。

辨體曰、揚雄雅好奇字、人或載酒從問、故賦中難字最多。厥後靈光江海等賦、皆以用此等字爲體、然賦之爲古。古亦視六義所發何如耳。豈事尚奇難之字以爲古哉。至其辭、則全倣司馬長卿、其所謂同工而異

曲者、蓋自長卿諸人就騷中分出侈麗之一體以爲賦。至子雲此體遂盛、不因于情。不止于理。而惟事于詞。而流于淫矣。先儒謂雄晚年亦自悔嘆、明辨曰、宋祝堯曰、甘泉全倣相如之文、雖曰因宮室田獵等事以起興。然務矜誇而非咏歎、則興之義變、甚矣。雖曰取天地百神等物以爲比。然涉所怪而傷博雅。比之義變甚矣。雖曰陳古昔帝王之迹以含諷。然近諫佞而非柔婉。風之義變甚矣。雖門廝倒廷功德等美以倣雅頌。然多文飾而非正大。雅頌之義變文變甚矣。

徐禎卿曰、昔桓譚學賦于楊雄、雄令讀千首賦、蓋所以廣其資、亦得以參其變也。

王懋公曰、予慮上林創見亦佳、後再蹈襲、則堆塞可厭矣。子雲廿泉、加以詭譎、更不足法。孟堅兩都、雖用舖張、猶不甚貪、其自謂義正楊雄、事實相如、亦實錄也。

明辨曰、宋祝堯曰、西都東都兩篇、實亦一篇也、前篇極其眩曜、賦中之賦也、後篇折以法度、賦中之雅也、篇末五詩、則又賦中之頌也。嗣是張衡作兩京南都、左思作三都賦、大抵祖此、

沈石夫曰、西都麗而不蕪。倣相如諸篇而骨法自具。東京大作于東都意歸典則。不尙後靡。相其體裁。直欲自成一家。不欲規模揚雄。彷彿相如也。

班孟堅曰、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絶。潤色鴻業。是以衆庶悅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于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

之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
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
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
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
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
文章、炳焉與二代同風、且夫道有洿隆、學有麤密、因
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臯陶歌虞、奚斯頌魯、
同見采于孔氏、列于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
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
之遺美、不可闕也、故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耀、

折以今之法度。

王懋公、田傳撰張衡少善屬文、時天下自王侯以下

莫不踰侈、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以諷、所謂平子研

京十年。太沖練都一紀、是也。前此枚皋速而不工。相

如工而不速。要未有若是用功之深者。後人猶謂三

都兩京、博而不齊。誰云文章小道而可易視之。

終

鐵立文起前編卷之十一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猷州 趙 拓偉士 叅訂

三國六朝

辨體曰、祝氏曰嘗觀古之詩人、其賦古也則于古有懷。其賦今也則於今有感。其賦事也則于事有觸。其賦物也則于物有況。情之所在。索之而愈深。窮之而愈妙。彼其于辭。直寄焉而已。矣。後之辭人、刋陳落腐。惟恐一話未新。搜奇摘艷。惟恐一字未巧。抽黄對白。惟恐一聯未偶。同聲揣病。惟恐一韻未協。辭之所爲。

麗矣而愈求妍矣而愈飾彼其於情直外焉而已矣蓋西漢之賦其辭工於楚騷東漢之賦其又工于西漢以至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工則情愈短而味愈淺味愈淺則體愈下建安七子獨王仲宣辭賦有古風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作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古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于古然其中有安仁秋興明遠舞鶴等篇雖曰其辭不過後代之辭乃若其情

足稱得古詩之情矣。於此益歎古今人情如此其不相遠。古詩賦義其終不泯也。
排體曰、祝氏曰、禰正平鸚鵡、中含風興之義、益以物爲比、而寓其羈棲流落無聊不平之情。凡咏物當以此爲法。
或曰、登樓賦、朴茂勁質。魏文高手。
王楙公曰、曹子桓謂仲宣自善於詞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吳才老稱陳琳大荒賦、用韻極奇古。而陳思乃曰、以孔璋之才、不閑于詞賦、而多自謂與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者也。似未免抑之太過矣。

王楙公曰左思傳云思先造齊都賦復欲作三都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搆思十年門庭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其見推于時人如此蓋蘇留心此道非一朝夕故也譚友夏論文精神大用則大垂小用則小垂信非無稽之言矣

辨體曰陸士衡敘作文之變態以爲賦中曰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貴妍蓋當時貴尚妍巧以爲至文也

王楙公曰文貴高古而賤妍巧桃李之穠艷何如松

栢之蕭鬱。即以辭賦論。如淮南之招隱士。此其大例。木。人。所。能。措。手。

明辨曰、潘岳秋興賦、其情尚覺春容。其詞不費斧鑿。漢魏風流。猶有存者。

歸玄恭題秋懷詩曰、詩雖以秋懷爲題。詩。不。獨。賦。秋。也。潘安仁之賦秋興也、惟于歸燕吟蟬。流。氛。槁。葉。清。露流火。禽魚草木。物色之間。津津靡已。其所感者淺。也。若杜陵之八詩、則宮闕山河之感。衣冠人物之悲。百年世變。一生行藏、皆。在。焉。而感時起興之意。不過玉露寒衣數言而已。楚辭曰、皇天平分四時兮。竊悲

悲此凜秋。又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蓋氣至秋而肅殺、物至秋而悲傷。故凡當天道反覆、人事變亂之際、上君子有無窮悲憤鬱積于中、而發之于言、皆可以秋名之。不係乎其時之秋不秋也。此秋懷之作、所以踵武杜陵、而非安仁之比。乃其詩則志氣激昂、風骨遒峭、音調清越、背拂乎其爲秋懷者也。

辨體曰、祝氏曰、楊馬之賦、終以風、班潛之賦、終以頌。非異也。周禮禱祠、洗卜、潛樂、故不可以不風。奠都藉田、國家大事、則不可以不頌。所施各有攸當、凡爲京闊之賦。又當知此、亂棄結書讀、以雜而頌、而文選則以爲賦、要之篇末雖是頌、而篇中

純是賦

或曰、籍田著雅醇穠。在岳賦中應推第一、

沈鶴山曰、孫綽遊天台山賦、雋處、微傷其朴、

明辨曰、宋祝堯曰顏延之赭白馬賦、詞意皆出于漢天馬歌。極其精衒。至唐李杜咏馬之作、則又出于此矣。

王懋公曰、今人欲為古文而專就其文學之者非也。觀顏賦本于歌李杜詩又本于賦如此亦可以悟矣。

唐

王懋公曰、唐以詩賦取士、而詩賦竟不能復古取二

者而並論之。賦更降于詩矣。

辨體曰、祝氏曰唐人之賦、大抵律多而古少。夫彫蟲道喪、頹波橫流、風騷不古。聲律大盛、句中拘對偶以趨時好。字中揣聲病以避時忌。孰有學古或就有爲古賦者。率以徐庾爲宗。然、亦不過少異于律耳、甚而或以五七言之詩。四六句之聯。以爲古賦者。中唐李太白、天才英卓。所作古賦差強人意。但俳之蔓、雖除而律之根、故在。雖下筆有光艶。時作奇語然只是六朝賦耳。惟韓柳諸古賦。一以騷爲宗。而超出俳律之外。唐賦之古莫古于此。至杜牧之阿房宮賦、古今膾

多、但大半是論體。不復可專目爲賦矣。娓亦惡俳律之過。而特尚理以矯之乎。所、先正有言文章先體製而後文辭。學賦者其致思焉。

洪容齋曰、唐人作賦、多以造語爲奇。

王楙公曰、傳稱唐太宗時、李百藥工爲五言詩。而謝偃善作賦。稱爲李詩謝賦焉。蓋人之才性、各有不可强者。類如此。

華無技曰、子安詞賦、如千鈞飛光、萬花騰焰、篇篇結綠、語語連珠、胸無儉思。腕有餘藻。其于文章家、備九天之霞府百川之谷王也。天才橫恣浮音時亦間出。

梓桴呰且凶兌詩遂難易

要之少年肆筆何妨馳驟飛揚哉、

辨體曰、祝氏曰李太白大鵬賦、蓋以鵬自比、而以希有鳥比司馬子微、此題出于莊子寓言、本自宏濶、而太白又以豪氣雄文發之、事與辭稱、俊邁飄逸、去騷頗近、然但得騷人之一體耳、若論騷人所賦全體、固當以優柔婉曲者為有味、豈專為宏衍鉅麗之一體哉、

金氏鎮曰、杜工部文不多見、集中所載太清宮諸賦、郭景純所云呵㰤掩藹、朦朧無度也、自宋以來爲獨有蕭崇之體、余嘗云班馬之賦如山、工部之賦如游而天下後世、但知讀其詩、未有誦其賦、度數行下

者、則以詩之工易見、文之工難明也。

華無枝曰、獨孤及夢遠游賦、託遠游之衮、寄無窮之慨。當時世變物情、靡弗影借臚列。是必二京復後作也。意遠而中、事肆而隱、古賦名手、於茲再見。

沈狝山曰、辭愈明水、氣樸詞典。唐賦之作。

辨體曰、祝氏曰、阿房宮賦、前半篇造句猶是賦。後半篇議論俊發。醒人心目。自是一段好文字。賦之本體恐不如是。以至宋朝諸家之賦、大抵皆用此格。潘子真歎曾南豐曰、牧之之賦、宏壯巨麗。馳騁上下、累數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其論盛衰之變判于此。

蓋南豐亦只論其賦之文。而未及論賦之體。后山叢談云、曾子固短于韻語。則其以文論賦毋怪焉。

宋、

辨體曰、祝氏曰宋人作賦、其體有二。曰俳體。曰文體。后山謂歐公以文體爲四六。夫四六者、偶對之文也。可以文體爲之。至于賦、若以文體爲之、則是一片之文押幾箇韻耳。而於風之優游。比興之假托。雅頌之形容。皆不兼之矣。聯翁云、宋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歐陽文忠公、南豐曾公、與眉山蘇公相繼起、各以其文擅名一世。傑然自爲一代之文。獨于楚人之賦

有未數數然者。觀于此言、則宋賦可知矣。

王懋公曰、傳日范文正督學、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為法。於此乃見古人之自處處人皆非苟且以從事也。

溫公瑣語曰、夏竦辭于父、故錢氏臣歸朝為禁侍、竦幼學于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又益之、得六千字、以示鉉、喜曰可以教矣、

辨體曰、祝氏曰秋聲等賦、自卜居漁父篇來、歐陽專以此為宗、其賦專尚文體。以揣積代俳律之弊。然于

[illegible]

三百五篇。吟咏情性之流。風遠矣。

孫月峯曰、秋聲果是以文爲賦、稍嫌太切近、然說意透。亦自俊快可喜。黃楊樹子、精工有腴味。彷彿枯樹賦意。

王懋公曰、宋人固多文賦。然如玉局赤壁、脫去凡胎。獨標仙骨。覺相如揚雄未能免俗矣。讀此須放天眼。而論者尚呶呶不已。予竊歎人心不空如此。

謝疊山曰、赤壁賦學莊騷、無一句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也。蕭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九霄之上。俯仰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

才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精義曰、學楚辭者多未若黃魯直最得其妙。魯直諸賦、如休亨賦蘇季枯木道士賦之類、他文愈小者、愈工。如跛奚移文之類。但作長篇、苦于氣短。又且句句要用事。此其所以不能長江大河也。

元

辨體曰、元主中國百年、國初文字、不過循習金源之故步。迨至元世祖年號混一、士習丕變、於是完顏之粗獷既除。而宋末萎薾之氣亦去矣。元祐仁宗設科、以古賦命題、律賦之體、由是而變。然多浮靡華巧、抑揚歸美。

至末年而格調益弱矣。

辨體曰、以太極命題、斯實二氣五行之本、繼善成性之原、非若一事一物、可以鋪張形容、旁比曲喻以成賦也、故長于辭藻者、多悖理而害義、專于經訓者、率成有韻之文、黃晉卿作、理趣純熟、音節爽朗、下句命字、不失賦家調度、且如太極之義、自源徂流、發明殆無餘蘊、後之賦性理者、不可不知。

明

備考曰、自風雅變而賦作、去古未遠、梗概足述、道源性情、比興互用、六義彰矣、諄復貫珠千言非贅情理

蓋矣規撫天地聲象萬物體無常式變化無矣四聲
不句八病非環宮商縱矣賦也者篇章之衆符而歌
謡之鍾呂也靈均而降作者代起荀卿窮理立言因
物賦象絳幃格論塵尾清言也宋玉以文緯情雅與
婉至多風而可繹楚臣之堂與也枚乘八公長卿之
流披形錯貌彫藻極妍華而不浮辭人之整敕也若
忠憤激昂直寫胸臆篇不繪句句不琢字賈誼是也
比偶爲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
也大抵賦擅于楚昌于西京叢于東都沿于魏晉敝
于五代追律賦興而斬然盡矣此其槩可舉若自恩

意論之、詩莫病于輕淺。賦莫病于艱深。學步可哂、效顰增醜、有能肖心吐理。觸吻成文。變合風雲、自出機杼。斯足貴耳、三復楚辭。眷戀宗國。九死不忘、至于天問、曾無詮次。婉惻彌深。此豈有成轍可倣哉。後世諸君子、愛櫝忘珠、極意鏤畫、無疾而呻。人爲掩耳。晚近尤甚、字取駭目。故必艱。文取闒靡。故必冗。險韻在几。類書充棟、一經繙閱可就萬言、寧須剫涸置筆硯哉。蓋賦體弘與。非可取帖括鉛槧語。比而韻之以塞白也。然吾欲以其宏且肆、者盡吾才。而不欲借以文短。古與爾雅。吾情附之以宣。而不因以聊塞。浮雲無心。

賦形爲象。吹萬成音。不假管弦。豈非天地間真賦哉。昭代此道。上掩唐宋。操觚沛由。採摭富麗。體式古雅。洵足繼漢晉而稱雄矣。然亦擬議合轍。沿波爲淪耳。蓋秩蹊徑。嗣響靈均。尚俟君子。辨體曰。聖明御統。一洗先元陋習。以復中國先王之治。當時輔翊興運。以文章名世者。率推承旨宋公濂爲首。道若太史胡公翰。則又宋公之所畏服者也。今並采其賦。以昭我國家文運之興。非若漢唐宋歷世之久而後盛也。

趙肯巖曰。兩京三都。窮極鋪張。徒彫琢于字句之間。

李公時勉北京賦洋洋纚纚冠冕鉅麗一代大手筆後進當熟讀之

王懋公曰我於明文中甚喜徐山陰表公安推爲三百年第一不無太過然其才最別即如牡丹賦奇恩幻致供非舒元輿所能夢見其賦梅花即宋廣平亦以軟媚遜其冷峭後一名士純用其語作補孤山種梅序爲人所稱賞豈亦相如之於遠游賦破械小賦尤爲出色我每置之案頭以爲怪石供〇文長賦曲擅場著四聲猿快絕千古無論近代名流皆避一頭即元人百種應亦自謂不如所以尹婕妤羞見邢

夫人太白語殊可思也

王懋公曰眉赤水天才橫軼無施不可其於禪學

說家常昔人千偶瀾翻何足道哉雖以蘇之前身

㝡黃之宿世香嚴遇緯真則讓其縱橫莫當矣漠游

淡恬偶然有賦天馬行空一息萬里視木郭江海諸

賦皆三日新婦何無丈夫氣也

名山業曰湯臨川于古文詞可為兼才然終當以賦

曲為第一

名山業曰三都兩京摶而不奇必如文太青方可稱

賦才絕手○讀太青鳳凰臺天闕山諸賦閎奇瑰麗

不減長楊子虛。會表亦先露其概矣。

鏡林曰、公亮賦才艷絕。出其緒餘以切聲韻。故凌顏轢謝、含庾吐鮑。無所不有。

名山業、詩張天如文曰、天球河圖、古麗絕世。博觀文選諸賦、盡罕其儔。彼以漢魏。此以三代也。

王懋公曰、一家言云、古文詞之最易倦人者、莫過于賦。惟拙稿不然、以其意淺而詞近耳、此與備考賦病艱深之說足相表裏。

論賦韻

明辨曰、子虛賦、有一句用韻者。有二句用韻者。有三

句用韻者。有五句用韻者。有二三句無韻與上下不相叶者。豈古體若此歟。沈鶴山曰。秦觀郭子儀單騎賦、用韻前後錯以成文。亦一體也。明辨曰、蘇軾屈原廟賦、甚得古體。但其用韻。以古今考之多不協。不知何謂。張祖望曰、詩賦之韻不甚離異。其說未能該洽、聊舉侵韻一部言之、侵部係閉口音。惟十三覃中、有數字如南男潭參之類。古人常通用。以覃部亦閉口音也。武間用楓風二字。楓風俱叶孚金反。本于詩經離騷。

栢舟章、綈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哀郢篇、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俱風心同叶。涉江篇、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皐、邸余車兮芳林、風林同叶。招魂篇、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厥有源也。若真文與青蒸侵六部、詩家絕不槪通、真文通用、庚青通用。蒸侵各獨用。此五言古詩、昔人用韻法也。至于作賦、雖體格不同、有能出于漢魏六朝之法者乎。今按其用使、削未嘗、有異于、詩。反覆研覽、古人、並無通用者。蓋以閉口與開口聲音。

之道此處斷斷不容混入者也卽真文與庚青韻古人賦中亦未嘗混用或先用真文韻後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真文韻者有之或先用真文韻後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真文韻又用庚青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庚青韻後用侵韻者有之或先用真文韻後用侵韻又用蒸韻又用庚青韻之或先用真文韻後用侵韻又用蒸韻又用庚青韻者有之皆區分類別條貫井井此部既止彼部方叶世人讀之未能細心領會明辨段落徒見連篇接句因之叶略上口遂謂皆通喉舌不分開閉莫辨又未能詳閱古人獨用真文獨用庚青獨用蒸與侵韻之

處。將六部韻。全無分別。雜出錯叶。非獨古今詩中所
未。視即賦中。索之。亦未有如此之淆亂者也。或者有
一字之偶差。亦係失檢點處。不足多效。其可通者。東
冬與江通。魚虞與尤通。陽與庚半通。真文與元半通。
今人多不解。知而從前未通者。反混而相叶。僕不知
其何說也。仄韻未暇博採。

賦之用韻。與詩相近。固矣。而古今之韻書。又不
可不辨。於是復詳列如左。

米錫鬯與魏善伯書曰、聲韻之書。自魏晉已有之。李
登之聲類。呂靜之韻集。是已。外此周研、張諒、段弘、王

該、李槩夏侯詠等、各有成書。少者四三卷、多至四十餘卷、惟沈約所撰四聲譜、見于隋志、僅一卷。其非全韻可知。至唐四庫書目不載、則已亡之。唐初奉爲章程者。陸法言切韻。其後孫愐刊正爲唐韻。宋陳彭年再修廣韻。丁度定集韻。景祐年號仁宗以還、行禮部韻畧、廣韻漸廢、而毛晃之增韻出。蓋切韻凡數更、已非法言之舊。然分韻二百有六部。未之有易也。淳祐年號理宗中、平水劉淵始併爲一百七韻、目壬子新刊禮部韻畧、足下所見今世所行者。特劉氏之韻耳。顧目爲沈氏書。加以訶詆。其毋乃重誣古人矣乎。僕以爲韻之

失不在分而在合足下怪門存吞恩不應在元韻而文韻內有勤斤殷欣等字謂分之無所分夫自二百六部未合門存歸于魂吞恩歸于痕未嘗在元韻而勤斤等字則自循殷部足下試取杜甫近體詩誦之凡勤斤等字與真同用無有與文同用者然古人分韻雖嚴通用甚寬如真至仙爲部十四皆得相通蓋嚴則于韻之本位毫釐不紊通則臨文不至拘泥而乖其性情亂之自劉氏始且韻之作自李登以下南人蕭察沈氏書既無存傳者陸氏切韻耳法言家魏郡臨漳同時集韻八人惟蕭該家蘭陵其餘或家

范陽、盧思道或家狄道、辛德源或家河東、薛道衡或綜臨沂、顏之推、及沛、劉臻皆北方之學者。黃公紹失考、以韻書始自江左、本是吳音者謬也、至正韻之成、樂宋諸君子、則皆南人矣。足下、謂北人之書、爲缺舌聲音、既不足服其罪、意欲力崇正韻、而反謂倚南人何哉、程有正韻倚取

吳志伊曰、字學與韻學相表裏。而韻學尤必以等韻爲宗。蓋等韻三十六位。角音四。徵音八。商音十。羽音八。宮音四。半徵半宮各一。原出于自然之天籟。雖童子亦可與能、猶夫調四聲者、夫人而能習之、江左知

有四聲而不知有七音。此韻學之所以不明也。但中間疑喻二母之易溷、孃母押字之多淆。又或有江陽不分。東冬同韻。是在審音者析其微耳。

王懋公曰、沈約四聲。天竺七音。聲韻之道無遺矣。又有六體之說。亦不可不知。六體者平仄、虛實、死生、是也。今因論賦韻而并及之。

終

梅溪　王之績懋公　集著
歙州　趙　拓偉士　參訂

騷　附論

王懋公曰、離騷、賦也。原不以騷名。蕭文孝摘取騷字、立為一體、謬矣。漢書地理志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觀此是並以賦名。後人不當以騷名矣。李青蓮詩云、屈平詞賦懸日月、何不言騷哉。以太白之豪放無前、乃能斟酌盡善如此。良由其識卓耳。何今人文集中稱騷者之紛紛也。

宋吳氏林下偶談、因太史公言離騷者遭憂也、離訓遭、騷訓憂、屈原以此命名。其文則賦也。故班固藝文志有屈原賦二十五篇。梁昭明集文選、不併歸賦門、而別名之曰騷。後人沿襲、皆以騷稱、可謂無義。篇題門名義且不知、而況文乎。

辨體曰、文選先兩都而後離騷、編次無序。

或曰、伯奕采薇歌、騷之祖也、

王鳳洲曰、三百篇亡而後有騷賦。騷賦難入樂而後有古樂府、古樂府不入俗而後以唐絕句爲樂府、絕句少宛轉而後有詞。詞不快北耳而後有北曲。北曲

不諧南耳而後有南曲

王瑯琊曰騷賦雖有韻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與草木魚之與禽獸別爲一類不可偏廢騷辭所以總雜重複興寄不一者大抵忠臣怨夫惻怛深至不暇致詮亦故亂其叙使同志者自尋修郷者難摘耳令若明白條易便乖厥體

王弇洲曰擬騷賦勿令不讀書人便覽驟覽之須令人裴回循咀且感且疑再反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令涕淚俱下情事欲絕覽賦之初如張樂洞庭褰帷錦宮耳目搖眩已徐閱之如文錦千尺絲理秩然歌亂

甫耶。蕭然斂容掩卷之餘。彷徨追賞。
或曰、騷非補予不能擬、吾觀篇中兩言彭咸。殷忠臣投水死
者是伯予作騷本旨。其餘皂絫女嬃承咸之類。皆三
百之興比。莊子之寓言也。反比之中。雜以正比。既賦
之餘。忽而起興、潔已所以愛君也。嫉俗所以貞世也。
邊恤我後、嗟何不行、情真而思苦矣。極愛之中似決
然君無耶之、並及謂、容與文典而意追矣。今之讀離
騷而稱名士者、曾念及吾君父乎。哉。古人文字非忠
孝、人不能讀離騷。其一也。
王懋公曰、王予克嘗言宋玉景差大小招、務爲謠、怪、

之談荒淫夸飾之語今亦無取。予謂詩文詭靡誠爲大雅所病然如子虛招游子辭平平無奇亦易取厭故才人尤附予終不忍棄之

明辨曰、宋祝堯曰莊忌哀時命出入比賦蓋騷體之雅似者。

沈石夫曰、淮南小山招隱士、此騷之正響。善摹屈子本經者非宋玉以下所及。

陸雨侯曰東方朔初放悲憤無聊之中怨而不怒得屈宋之遺而去其褻漫。

沈鶴山曰、韓愈訟風伯、意、憤、而、言、誕、以次屈宋之騷。

允稱同體。

王慹公曰、王摩詰之山中人、以淡、遠、勝。劉復愚之哀湘竹下清江、以峭、麗、勝。即此亦可見文中天地儘寬。何所不有。作詩必此詩者殆泥矣。

辭

王慹公曰、辨體古賦、各朝後皆有附錄、或歌、或樂府、或弔祭、或移文、或雜著、大爲失所。至于辭、實爲文之一體。亦置賦內何哉。如漢武秋風、淵明歸去、遹蒙戢秋、楊萬里延陵懷古、袁伯長垂綸亭等辭。何得以一賦字概之。且古人書有專以辭名者。如楚辭寶賦。而

皆曰辭則辭之名亦大矣明辨以辭入詩亦非是文選離詩而入文殊確今仍之

黃東發曰詩變而爲騷騷變而爲辭皆可歌也辭則兼詩騷之聲而尤簡邃焉者昔漢武帝作秋風辭一章三易韻其節短其聲哀此辭之權輿乎陶淵明罷彭澤令賦歸去來而自命曰辭殆令人歌之頓挫抑揚自協聲韻蓋其辭高甚晉宋而下欲追躡之不能然秋風辭盡蹈襲楚辭未甚敷暢歸去來則自出機杼謂洞庭鈞天而不淫謂霓裳羽衣而不綺此其所以超乎先秦之世而與之同範也

王懋公曰或謂淵明恥事二姓其意亦不爲不悲矣然其辭夸曠蕭散雖托楚聲而無其怨尤切蹙之病李性學狀以野鶴任風閒鷗立游或者有以賦爲辭之義此論甚合又按公詩餘有歸去來辭其自序云淵明有其辭而無其聲予乃取其辭稍檃括使就聲律令人歌之于此又可見詞與聲之別矣若元稹之連昌宮辭詩也遼后之囘心院詞詩餘也此皆不得以辭名

七、附論

王懋公曰枚乘七發亦偶然作原不可定爲一體我

欲列之雜著中自東漢魏晉諸人爭擬之儼若傳記
詩賦之類必不可缺其與爲之貲飯也昭明文選竟
標曰七彼捐于文而附于箴固不足怪而揣體明辨
亦襲而莫知是正何耶李梁同謂七發非必於七文
演而成七後人無七而必于七皆俳諧也今人多擬
杜少陵秋興八首鍾惺譚謂胸中若有八首則無秋
興矣此皆卓見快論也我欲舉七之文盡付祖龍而
今猶存其說于後所以使人共戒不復效此陋耳因
思屈原有九歌九章宋玉九辨之後王褒劉向王逸
皮日休鮮于侁諸君遂有九懷九歎九思九諷九誦

必不十不八是亦不可以已乎得毋辯口于九辯九
歌、天帝之樂、九者陽之數、道之綱紀歟、若然則七之
外又嘗立一九體以配之乎謂古人之文原不必酷
擬況又拘于其數而爲之益可笑矣然所原九歌又
有十一章而後人乃不擬十一歌何也獨東方朔作
七諫、尚不强滿九數在楚辭中頗有傷亡之概
辨體曰、昭明辨文選、其文體有曰七者、蓋戒枚乘七
發、繼以曹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而已、容齋隨筆云、
枚生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固爲可喜、後之繼者、
如傅毅七激、張衡七辯、崔駰七依、馬融七廣、曹植七

啓、王粲七釋、張協七命、陸機七徵之類、規倣太切、了無新意。及唐柳子厚作晉問、雖用其體、而超然別立機杼、漢晉之間、沿襲之獘一洗矣、竊嘗以對偶句語、六經所不廢、七體雖非尚駢儷、然遣辭變化、與連珠全篇四六不同、自柳子厚後、作者鮮聞、迨元袁伯長之七觀、洪武宋王(宋景濂王子充)二老之志釋文辭、其富麗固無讓于前人、至其論議、又豈七發之可比。

明辨曰、按七者文章之一體、詞雖八首、而問對凡七、故謂之七、則七者問對之別名也、

王懋公曰、明辨謂七者、楚辭七諫之流也、此語甚謬。

七發之文與曼倩七諫、自悲哀命愍世沉江之說遠若天淵而又枚乘在前東方在後豈可謂乘倣朔乎凡論人論文而不先論其世終不足以定其人與文徐晉庵顧不借貽誤後人何哉